

与生活相遇

赵自力

去年腊月的一天晚上,我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我一看是楼下邻居的老婆,不禁心里起了疙瘩。但看她焦急的样子,没怎么多想就跟她下了楼。原来是她老公突然昏厥了,躺在地板上喘着粗气,病情非常严重。我一边打急救电话,一边拍开几家的门,房东奶奶也来帮忙了。大家把她老公背下楼时,正好救护车到了楼下。因为他家小孩还在熟睡,楼下的大姐主动说陪小孩,我和几个邻居陪他们到医院。因为抢救及时,她老公很快清醒过来,脱离生命危险,在医院住了几天就回家了。而我们几个那天晚上回家时,已经快天亮了。

邻居康复后,像变了个人似的,请我们到他家喝茶,说些感激的话。他们夫妻俩,也常带着小孩去串门,相互多了些了解。

渐渐地,他们脸上的笑容多了,融入了小区生活的圈子,小日子也过得热热闹闹。“没有你们的帮助,后果真不敢想象,谢谢你们这些好邻居。”在小区群里,楼下邻居动情地说着。

楼下邻居经营着蔬菜大棚,常把一些时令蔬菜送给楼上楼下的。大家你给我一把菜,我送你一捧花生,一些不值钱的小东西,传递着浓浓的邻里情。楼下邻居甚至还“承包”了整个楼道的卫生,每天将楼道打扫得干干净净。在他的带动下,大家自发地参与进来,扫扫楼梯,喝喝茶、聊聊天,其乐融融,俨然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楼下邻居说,这些都是他以前不敢想象的。

以有温度的方式与生活相遇,就会遇见温暖的人,收获温暖的生活。

我有脸盲症

许晓鲜

我不知道
这是秋天的第几场雨
雨里是玫瑰还是蔷薇
错把秋葵花认作蜀葵
这些
陌生人的幸福
我不能一一记住
对不起
我患有脸盲症

可是
那根苦瓜,滴着雨水
离开它黄艳艳的花,很远
我却知道它的身份
仿若我深深喜欢过的那人,即使化成灰
也还认得
这与脸盲症无关

石室堰(外一首)

柯山樵夫

无非就是筑了个堰坝
无非就是从此风调雨顺
无非就是五谷丰登
就因为这么多的无非
有多少人记你一辈子
到今天,还有人
铭刻在心间
要怎么感谢你
要怎么膜拜你

石室堰
我的祖先
因此饱腹告别挨饿
因此娶妻生子
因此传宗接代
因此,这里就叫
堰头
一个生命的源头

九龙山

随着稻浪起伏的
还有人们丰收的心情
九龙山的黄叶漫山飘舞
也是庄稼成熟,板栗成熟,柿子成熟的时候
这些不再掩藏的秘密
就晒在秋阳下
映入人们充满笑意的眼眸里
虽然,喧嚣过后
大地重归沉寂,休养生息
闲不住的是人
却还在四处奔走
那些不懈追求的东西
如天边的浮云

梦幻般向你招手
曾经拥有过的
如一个叫做苏联的庞然大物
留在九龙山的专家楼
那个年代的甜蜜或争吵
如今与枯黄的落叶为伴
似乎在暗示人们
再炫酷的过去
也会过去
就是九龙
也追赶不上
只有一座泉水叮咚的山峦
还依然守护着春秋冬夏

九龙湖秋游有感

王颖

一朵金黄的桂花
飘下来……飘下来……
飘到树叶上、枝丫上、蜘蛛网上
给夏洛特
带来了秋天的颜色
和香甜的问候
那是鼻尖上嗅到的香
一直沁到心坎里去
转几个圈
铺满了那条青苔小路

一朵四瓣的桂花
落下来……落下来……
落到田野里,山林里,湖水漩涡里
给九龙村
带来了秋天的故事
和丰收的喜悦
那是舌尖上尝到的甜
一直渗到心田里去
转几个弯
浆染了那条清澈小溪

放飞梦想

汤青摄



秋日读书暖阳斜

仇士鹏

郁达夫曾经写道:“有感觉的动物、有情趣的人类,对于秋,总是一样地特别能引起深沉、幽远、严厉、萧索的感触来的。”

秋天,应是四季里的中年。翱翔了两季的羽翼收了起来,人落在地上,缓慢而认真地前行,体味着生命泛黄时的内敛与深厚。人间开始变得疏朗,流水瘦了,阳光淡了,枝头像简笔画,勾勒着落叶纷飞的寸缕诗情。

入秋后,书桌便有了寒意。坐在窗前,看天高云淡,听凉风缱绻,不觉间心神便得到了舒展,一些尘埃般漾起的烦恼在这无垠的蓝天下悄无声息地褪去。躁动的心得到了降温,找回了冷静的表情,一些难以言喻的情愫在心头浮起。这是秋天赋予每一个读秋人的灵感,它们等待着文字去寄托、去承载、去阐释。于是,轻轻翻开书页,眼里满是温柔的宁静以及盈盈的秋波。

微凉的桌子上,自然适合读微凉的文字。每到秋天,我就会重读一遍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那种牵涉着永恒、博大的爱愿与思索的文字,恰好与秋天静美而清冷的气质相合。“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一些答案只有在天时地利人和都兼具

的情况下,才会在生命的年轻经年的旋转下与我们相遇。

每个人对生命都有自己的视角,每个人也都在人间留下了自己的指纹。经过了又一年春夏的勃发与生长,到了秋天,我们挥动着镰刀又能收获什么呢?冷静地凝望着命运的地坛中一个渺小身影的扶轮问路,我们都是生命的字里行间闭眼聆听天籁的人。

总有一些事物黄了又绿,绿了又黄;总有一些事物生生不息,洋溢着四季常青的热情。每一年,我们都在成长,每一年,我们生命的书页都会留下更多入木三分的笔墨。当我们摊开书本,文字会为我们铺就一条落英缤纷的路,直指流浪的尽头,抵达桃花源的远方。

当然,秋天也适合读一些晴朗、明媚的文字,温暖自己的胸臆与性灵。最近在读《托尔斯泰谈幸福》:“时间在我们之后,时间在我们之前,在我们存在的时候不存在时间。”我尤其着迷书中关于存在与爱的阐释。秋天,万物凋敝,这是一个背离生机与爱的季节,但这两个词语作为生命亘古的主题,从不会在某一个时段里褪色。与人群,与世间,与

所有的一切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我们生活在当下,也生活在爱中。于是,生活的本身便是一种幸福,一种最高的幸福。

看,这满山红遍,层林尽染,我们为丰收准备着仪式,用每一个辛勤、努力而充实的日子向万物与宇宙献上深情的礼赞。当一年结束的时候,365个日子组成的麦穗深深低下头去,我们咀嚼着一年的精华,消化、成长,用更强大的灵魂去经营下一年的风霜雨雪。

突然想起刘禹锡的一首诗,“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这份秋日的晴朗,其实从不在人们的笔下缺席。抚摸着淡黄色的书籍,温柔的人们总能在上面找到金黄色的阳光在多年前留下的微笑以及款款深情。

林语堂在《秋天的况味》中写道:“那时的温和,如我烟上的红灰,只是一股熏熟的温香罢了。或如文人已排脱下笔惊人的格调,而渐趋纯熟炼达,宏毅坚实,其文读来有深长意味。”这样的况味,属于秋天,属于每一本“正得秋而万宝成”的书,也属于每一个品读着书中暖阳的人吧。

